

5.873.577
682(2)
21

還

哈代著
張穀若譯

鄉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維維
Thomas Hardy
著
若之
譯校

還

鄉

下
冊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次

第一卷 三女子 一

一 一片蒼茫萬古如斯..... 一

二 含愁帶恨的人物在荒原上出現..... 七

三 鄉間的風俗..... 一六

四 日暮官道暫停車..... 四五

五 老實人遇窘迫事..... 五二

六 人影一個界天立..... 七〇

七 夜的女王..... 八九

八 渺無人跡的地方上又有人住..... 九八

九 用計使巧都因情..... 一〇七

十 山窮水盡苦相勸..... 一二〇

十一 本來誠實哲學詭詐..... 一三二

第二卷 歸來……………一四五

一 村夫談歸客消息動芳心……………一四五

二 一家佈置忙準備遊子還……………一五二

三 一語之微生大夢……………一五九

四 識面無緣姑一冒險……………一六五

五 夜寒月冷喬裝赴會……………一七八

六 對面相見不相識……………一八八

七 一美一怪聯盟向敵……………二〇三

八 輾心腸也有堅決時……………二一六

第三卷 迷戀……………二二二

一 「我心於我卽一王國」……………二三一

二 新道路引起失望人……………二三八

三 一齣陳舊戲劇的第一幕……………二五〇

四 一點鐘的歡樂好幾點鐘的愁悶……………二七〇

五 激烈話說了緊要關頭來到……………二八一

六 姚伯去母子分……………二九一

七 那一日的早晨和那一日的晚上……………三〇三

八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二二

第四卷 閉門羹……………三三三

一 婆媳口角野塘畔……………三三三

二 雖然命乖卻歌嘯……………三四二

三 出門遊逛解愁煩……………三五六

四 使用蠻幹的強迫……………三七二

五 穿行荒原的行程……………三八二

六 一番巧合和巧合對於行人的影響……………三八七

七 兩老友悽慘的邂逅……………四〇二

八 聽說人家的福親見自己的禍……………四一二

第五卷 發現……………四二二

一 「受患難的人爲何有光賜給他呢」……………四二三

二 一團漆黑的疑竇裏來了一線森然的亮光……………四三四

三	晨光陰慘旋歸去.....	四四八
四	幾乎被忘的人的感歎.....	四五九
五	舊盟無意又重伸.....	四六七
六	聽了堂妹的勸解寫了和好的書信.....	四七六
七	十一月六日之夜.....	四八五
八	昏瞶風雨和焦慮的行人.....	四九五
九	贈中懷索冤家聚頭.....	四〇九
第六卷	後事.....	五二三

一	無可避免的前進.....	五二三
二	羅馬古道旁綠草地上的閒行.....	五三五
三	堂兄堂妹鄭重的談話.....	五四〇
四	布露恩又一陣熱鬧克林也有了歸宿.....	五四七
註釋		五六一
附錄		六七五

第四卷 閉門羹

一 婆媳口角野塘畔

七月的太陽在愛敦荒原上照耀着，把那上面深紅的石南都映得鮮紅。（註一）原來一年之中，只有這一季，而這一季之中，又只有這一種天氣，荒原纔璀璨鮮明。（註二）本來荒原上面，只能有些表面上的變化，這些變化，順序循環，週而復始；現在開花這一季就是那種變化裏的第二期，好像一天的正午；這一季前面是青綠期或者幼嫩的鳳尾草期，好像一天的早晨；這一季後面是櫻黃期，石南花和鳳尾草，那時都帶出微紅的褐色，好像一天的黃昏；櫻黃期後面就是冬季了，一片昏沉，好像黑夜。

克林和游苔莎兩個人，在愛得韋他們租的那所小房子裏，正在他們覺得快樂的一種單調裏度着生活。現在的時候，外面的荒原和天氣的變化完全是他們眼裏看不見的。那時候，好像有一片帶有輝光的霧氣把他們籠罩了。把四圍和他們顏色不調和的景物給他們遮斷了，把一切的東西都給照得含有光明了。下雨的天他們樂，因為他們終日在屋裏廝守就有很有理由的借口了；天氣晴朗他們也樂，因為他們能夠在山上一同並坐了。他們兩個，好像就是天上那種互相纏了又纏的雙星，（註三）老遠看來，只是一體，他們的生活裏那種極端的幽靜把他們互

相捉摸的心，給深刻化了；不過有的人也許會說，這種情形也有壞點，因為這就是他們以令人可怕的浪費速度把他們相互的情愛享用消耗。姚伯對於他自己，並沒有什麼疑慮畏懼；但是從前游苔莎說過的愛情逝水那句話，（眼下她顯然是忘記了的了）他想起來就有時要發生疑問；而他想到一切都有盡期，連樂園裏都免不了（註四）的情形，就怕得不敢再往那一方面涉想了。

他們在這種情形之下過了三四個禮拜以後，姚伯又開始認真地念起書來了。他要以前荒廢的時光補上，所以就時刻不懈地念；因為他很想要早早地來作他的新職業。

我們知道，游苔莎一向的夢想，本來以為她和克林結了婚以後，她就可以用她的力量勸克林再回巴黎去。克林固然是小心謹慎地永遠沒有答應過她再回巴黎；但是他能攔得住她的辯論和她的「米湯」嗎？她本來很有把握，覺得她的計畫大概準能成功，所以她對她外祖簡直地就說他們將來十有八九要往巴黎去住，並沒提舊口的話。她的希望完全附在這種夢想上頭。在他們結婚以後的清閑日月裏，克林把她的脣邊嘴角，眉目容顏仔細端相；而在她把他的端相答報的動作裏，她都把這件事捉摸了又捉摸。但是現在眼前這些和她夢想中的將來完全衝突的書本，叫她看着心裏起了一種極端痛苦的齟齬。她正在那兒希望着將來有一天，能在靠近一條巴黎大馬路的一個美麗的小家庭裏，（不管多小，）作一個女主人，好至少在繁華世界的邊界上過日子，至少捉到一點她很應享受的那種城市快樂的餘瀝遺滓哪。但是姚伯卻拿定主意非要和她盤扭着作去不可好像是結婚不但不可能叫一個少年慈悲家把妄想掃盪，反倒幫助妄想發達似的。

游苔莎的焦灼到了很高的程度了；但是克林那種堅決不移的態度裏，有點地方叫她要對他提這件事情之先，游移囁嚅。但是他們兩個正在這種情況之下，發生了一件小事，給了游苔莎一個開口的機會。這件事情，是他們結婚約莫六個禮拜以後，有一天黃昏的時候發生的，事情的起因，完全由於文恩無心之中把姚伯那五十個几尼錯給了人了。

原來朵蓀收到了那些几尼一兩天以後，就寫了一封短信去謝她伯母。朵蓀沒想到錢會有這麼多；不過以前她伯母並沒告訴過她是多少，她就認為這是她故去的那位伯父的慷慨了。她伯母會再三叮嚀過她，叫她在韋狄面前對於這樁禮物不要提起一字；至於韋狄那一方面，自然一點兒也不好意思把那天半夜荒原上的光景對她太太洩露出來的了。同樣，克銳的害怕叫他對於他自己的參加那回事更緘口不談；他只希望着，那些錢反正不論怎麼樣，已經物歸本主了，所以他也只那樣一說就完了，並沒說詳細情形。

因為這種樣子，所以一兩個禮拜過去了以後，姚伯太太就納起悶兒來了，不明白為什麼她兒子那方面老沒有收到禮物的消息；她捉摸着，也許是她兒子怨恨她，所以纔不寫信給她吧；這樣一想，她老人家疑慮之中更加上了一層悶煩了。她本來覺得她兒子還不至於壞到這步田地，但是他為什麼卻不寫信來哪？姚伯太太就盤問克銳，克銳回答的話，語無倫次，要不是他的話已經被朵蓀的信證實了一半，那她就要立刻相信，事情一定是出了什麼岔兒了。

姚伯太太正這樣心中疑惑不解的時候，有一天早晨，有人告訴她，說她兒媳婦正回了迷霧崗去看她外祖去

了。她一聽這話，就決定往迷霧崗走一趟，去見一見游苔莎，好從她嘴裏探一探是否那些傳家的几尼出了什麼差錯；因為姚伯太太看待那些几尼，就和比她有錢的寡婦們看待她們的珠寶是一樣的啊。

克銳知道了姚伯太太要去的地方，他的關切可就到了極點了。到了姚伯太太正要動身的時候，他就再也不能用巧言搪塞了，於是就承認了賭錢，把那天夜裏的事情，根據他所知道的，和盤托出，說那些錢都叫章狄贏了去了。

「怎麼，他打算着把那些錢自己留下嗎？」姚伯太太喊道。

「俺只盼望他不會留下，俺也相信他不會留下！」克銳呻吟着說道。「他是個好人，大概作不出不對的事情來吧。他說你應該把克林先生那一份兒給游苔莎纔對，他自己也許就要那麼辦吧。」

等到姚伯太太稍爲心平氣和一點的時候，她一捉摸，這種辦法很有可能。因為她覺得章狄彷彿不至於當真把她兒子的錢自己摟起來似的。把錢給游苔莎這種折衷的辦法，正是一件很合章狄的脾氣的事。但是這位當母親的，想到這兒，還是一樣地生氣。這些錢到底叫章狄弄到手裏去了，並且因為游苔莎從前是過他的情人，也許現在還是他的情人，他要把他重新分配，把克林那一份給游苔莎；這種情形，叫姚伯太太感受的那種令人煩惱的痛苦，也不下於她歷來所受過的。

她因爲可憐又可恨的克銳把事辦壞了，就立刻下了他的工；不過，覺得離了他還真不成，所以住了一會兒，又告訴他，說他高興的話，還可以在這兒再待幾天，跟着她就急急忙忙地往游苔莎那兒去了，那時她對於她兒媳的

心情和半點鐘以前她剛一打算去看她的時候比起來，卻大大地不妙了。她剛一打算去看她兒媳的時候，本是要以友善的態度問她是否遭了什麼意外的損失；現在她的心情卻是要明明白白地問一問她是否章狄把她打算給克林作神聖禮物的錢私下裏給了她了。

她兩點鐘起了身；她到了迷霧崗的時候，只見游苔莎正站在她外祖房外土堤池塘旁邊，瞭望景物，並且還許捉摸往日池畔浪漫的舉動哪；因為這樣，所以她和她兒媳一下就見到了。姚伯太太走上前去的時候，游苔莎完全以生人安靜的眼光把她打量。

婆母是頭一個開口的。她說，「我到這兒是來看你的。」

「會有這樣事！」游苔莎一驚說道，因為姚伯太太在結婚那天都沒肯到場，當時還惹得游苔莎很覺得寒蠢哪。「我一點也沒想到您會到這兒來。」

「我這僅僅是因為有一件事纔到這兒來的，」那位來客比以先冷淡地說道。「我要問你一句話，不過你最好不要見怪纔好——你曾經從朵蓀的丈夫手裏接過一種禮物嗎？」

「一種禮物？」

「我的意思實在就說的是錢！」

「啊？你問我從章狄手裏接過錢沒有？」

「不錯，我的意思就是要問你親手在私下裏接過沒有——不過我本來沒預備把話那麼說就是了。」

「從章狄先生手裏接過錢？——從來也沒有。太太，您問我這個話是什麼用意？」游苔莎的火兒來得實在太急了，因為往日她和章狄的關係，在她心裏分明親切，因此她就馬上認為姚伯太太一定也知道那種關係，大概這是跑來誣枉她，說她現在還從章狄手裏接受不名譽的禮物了。

「我只問一問就是了，」姚伯太太說道。「我已經——」

「你應該把我這個人看得高尚一點兒纔對——哦，我恐怕你自始就沒說過我個好字！」游苔莎大聲說道。「不錯，我那都是爲克林打算。」姚伯太太說道，說的時候，因為認真，口氣未免太重了。「保護自己的兒女，本是人人都有本能啊。」

「你這是說他得有人保護着，纔能免得受了我的害了；你怎麼居然露出這種意思來哪？」游苔莎滿眼含着急淚大聲喊道。「我嫁了他並沒害了他呀！我作了什麼壞事啦，至於叫你這樣來小看我？我既是並沒作出什麼對不起你的錯事，那你就決沒有權利在他面前毀壞我呀！」

「我的所作所爲，都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應當作的，」姚伯太太比較溫和一點兒說道。「這個話，我本來不願意現在深談，不過既是你這樣硬來逼我，那我只好說一說了。我現在老老實實地把實話對你說了，我覺得很沒有什麼慚愧的。我本來很堅決地認為他不應該娶你——所以我纔用盡了我能力所及的種種方法去勸他。不過現在事情是已經辦了的了，我不想再說什麼閒話了。我還準備着歡迎你哪。」

「啊，不錯，用這種實事求是的眼光來看一切的事情對極了，」游苔莎壓住了火兒，嘟囔着說道。「不過爲什

麼你可非要把我同章狄先生拉扯到一塊兒不可哪？」我也和您一樣，並不是沒有氣性的呀！我氣憤極了；凡是女人還有不氣憤的嗎？我嫁克林，本來是俯就他；你要明白，我並不是用什麼計策把他騙到手的；所以我決不願意被人家當作一個用計欺騙低，三下四的人看待，只因已經鑽到人家裏去了，纔讓人家不得不遷就容忍。」

「哦！」姚伯太太怒不可遏地說道。「我從來沒聽說過我兒子的門戶趕不上你們斐伊家的門戶——我只覺得我們家比你們也許還好哪。聽你說俯就這種話真叫人好笑。」

「無論怎麼說，都得算是俯就。」游苔莎很激烈地說道。「而且要是那時候我就知道現在這種樣子——知道我結婚一月之後還得在這片荒原上住着，那我——我答應他以前，我總要再思再想的。」

「你頂好不要說這種話吧；這些話叫人聽着覺得不大可信。我很知道他決沒用過什麼欺詐——無論對方怎麼樣，反正他那一方面，我確實知道一點欺詐也沒用過。」

「你這是誠心來鬧氣兒呀！」那位年輕的新娘子嗓子都啞了說道，同時她兩頰赤紅赤紅，兩隻眼睛射出光芒。「你就敢這樣不客氣，對我說這種話，啊？我非對你再說一遍不可了！我告訴你，我要是早就知道我從結婚到現在的生活就是這種樣子，那我當時一定就乾乾脆脆地拒絕他了。我並不抱怨。我在他面前，對於這種情形，連半個屁都沒放過；不過實在的情形可一點兒不錯就是這種樣子。所以，我希望着，你以後不要再說我急着要嫁他那種話纔好。你現在來毀壞我，就等於毀壞你自己。」

「我毀壞你？你認為我是一個狠毒刻薄的小人嗎？」

「那麼我沒結婚以前你就說我的壞話，現在又來誣枉我，說我私下裏爲了錢和別的男人相好，這都是怎麼的啦哪！」

「我心裏那麼想，我不能讓它不那麼想啊。不過我在我家門以外，從來沒提過你什麼話。」

「你在家裏面淨對克林說我不好，還能有比那再壞的嗎？」

「我那是作我分內應作的事啊。」

「那我也要作我分內應作的事了。」

「你分內的事，有一部分大概就是挑唆着他孝順他媽了。這本來總是這種樣子的呀。但是我爲什麼就不能像從前受過這種氣的那些人一樣地忍着哪？」

「我明白你這個人了，」游苔莎氣得氣兒都喘不上來地說道。「你把我看成了一個無論什麼壞事都能作出來的女人了。你想，一個女人，背地裏和別的男人相好，又挑唆着她丈夫不孝順她婆婆，世界上還有比這種女人還壞的嗎？然而你現在就把我看成了那種女人了。你不要來把他從我手裏奪走了不成？」

姚伯太太也針鋒相對一陣比一陣緊地回答。

「你不要跟我生這麼大的氣，太太！你瞧你的小模樣兒都要氣壞了；憑你叫我這樣人氣壞了，實在太不值得了！我不過是一個把兒子丟了的苦老婆子就是了。」

「你要是拿禮來待我，那你的兒子本來還可以仍舊是你的呀，」游苔莎說道，同時滾熱的淚從眼睛裏往外

流下。「這都是你自己自討無趣哇；都是你自己鬧了這麼個永遠也平復不了的大盤扭哇！」

「我並沒作什麼呀。不想你這樣一個年紀小小的人兒這樣大膽地來侮辱我，真氣死我了。」

「這都是你自己討的呀！來疑惑我不正氣的是你，來惹我說了我丈夫這麼些我自己本來說不出來的話的也是你呀！你這又該告訴我丈夫我都說了他些什麼話了，又該把讓我們兩個鬧盤扭了，是不是？你躲開我成不成？你老是我的對頭！」

「我再說一句話我就走。要是有人說，我今天上你這兒來問你問的沒有理由，那就是那個人不說真話，要是有人說，我勸我兒子不要娶你的時候所用的方法都是不正當的方法，那那個人說的也不是真話。我這是來了倒霉的時候了；上帝叫你這樣人來欺負我，對我不公道了。大概我兒子這一輩子是不用打算着享到幸福的了，因為他不聽他母親的好話，他就是一個糊塗人。你，游苦莎，你這是站在危崖上面，自己還不覺得哪。你只要把你今天對我發的脾氣對我兒子發出一半兒來——我想你不久也許就會發的——那你就會看出來，他現在對你雖然和小孩子一樣的溫和，他也能像鋼鐵一樣的堅硬！」

說到這兒，那位興奮的母親就起身走了，同時游苦莎仍舊站在池塘旁邊，喘息不止地往池塘裏看着。

二 雖然命乖卻歌嘯

那天游苔莎本來打算着和她外祖待一下午的，但是有了那一場不吉利的晤會，結果她就匆匆地回到愛得 韋去了。她到那兒的時候，比克林預先盼望的早三個鐘頭。

她進了門兒，臉上通紅，眼裏還帶着剛纔那種興奮的痕跡。姚伯擡頭一看，嚇了一跳。他從前永遠也沒看見她有過任何近於這種樣子的時候。她從克林身旁走過去，本來想可以不驚動他，就一直地上樓去的，但是克林卻關心得立刻跟在她後面。

「怎樣啦，游苔莎？」他問道。那時游苔莎正站在臥室裏的爐氈（註一）上面，眼睛往地上瞅着，兩隻手交叉在胸膛前面，帽子還沒摘下來。他問了她那句話，她並沒立刻回答；停了一會兒，纔低聲說道——

「我看見你母親來着；我永遠也不想再和她見面了！」

克林聽了這話，彷彿一塊石頭落在身上似的。就是那天早晨游苔莎預備着去看她外祖的時候，克林還對她表示過哪，說他很願意她能坐着車到布露恩去訪她婆母一趟，再不就別的她以為合適的方法去和她婆母言歸於好。她出發的時候本是很高興的；他的希望也是很大的。

「怎麼鬧的哪？」克林問道。

「我沒法兒說——我都忘了。我只知道我剛纔碰見了你母親，而我以後永遠也不想再碰見她了。」

「爲什麼哪？」

「我現在跟韋狄先生還有什麼關係呀？無論是誰，我都不許他往壞處捉摸我。哦，那真太寒蠢我了，問我從韋狄手裏接過錢沒有，鼓勵過他沒有——我也記不清楚她究竟是怎麼說來着，反正是這一類的話吧！」

「她怎麼會問起你這種話來啦哪？」

「她可真那麼問來麼。」

「那麼那一定有用意了。我母親還說什麼別的話來着？」

「我不知道她都說了些什麼，我只知道，我們兩個都說了一些叫人永遠也忘不了的話！」

「哦，這一定有誤會的地方。她的意思沒弄清楚，是誰的過錯哪？」

「那我倒不願意說。也許是環境的過錯，那種環境至少得算是彘扭。哦，克林哪——我現在不能再不說了——這種討厭的地位都是你把我安置的，不過你一定得把這種地位改良改良纔成——一定得改良改良，你答應我你願意改良吧——因爲現在我恨透了這種地位了！克林，你把我帶到巴黎，再去作你從前的事情好啦！咱們在那兒一起始無論過得多寒蠢都沒有關係，只要能到巴黎，不是愛敦荒原就成。」

「不過我現在一點也沒有那種意思了哇，」姚伯吃了一驚說道。「我一點也不曾有過叫你往那方面盼望的表示啊！」